

死生从此各西东

行年三十已衰翁，满眼忧伤只自攻。今夜扁舟来决汝，死生从此各西东。

——王安石 《忆鄞女》

王安石的这首《别鄞女》，细细读来，满是苍凉。皇佑二年(1050年)，深秋肃杀。王安石任鄞县知县期限已满，皇书下达，他即将西归都城，赴履新职。什么时候才能再回鄞地？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

他心里最放不下的，是早逝的幼女，也就是“鄞女”。

那是王安石与夫人在鄞县生的第一个女儿，是青山远黛、碧波万里中诞生的爱情结晶。

初到鄞县的那年春天，26岁的王安石当了父亲，自然是喜不自禁。

女儿出生的时候，屋外的木堇花开得正艳。王安石便给她取名为“王董”，小名“鄞女”。

鄞女聪慧可爱，“未满月而笑，未周岁能言”，王安石夫妇十分疼爱。

然而，庆历八年六月，鄞女忽然生了一场重病，不到2岁便夭折了。

年轻的王安石仿佛苍老了许多，一边是繁杂的公务，一边是满腹的忧伤。

临别鄞县的那一晚，他趁着月色朦胧，泛一叶扁舟，来到河对岸的幼女墓前。

小小的孤坟里，曾是娇语俏音，曾是伶俐可爱，如今只化为黄土垄中的一抔尘埃。

爱女生在鄞县，死在鄞县，永远安眠于鄞县。王安石在坟前诉说离别。他明白，这是最后一面。从此，父女路远迢迢，各奔东西。

与鄞女告别，也是跟鄞县告别。

没几个时辰，天色渐亮，王安石一身轻装，离开鄞县，上路了。

王安石一路走，一路回头凝望，熟悉的山水，渐渐隐去，他不禁感慨：

越山长青水长白，越人长家山水国。
可怜客子无定宅，一梦三年今复北。
浮云缥缈抱城楼，东望不见空回头。
人间未有归耕处，早晚重来此地游。

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，这个地方，我早晚要回来的。可是山高水长，他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鄞县的老百姓却记着他，一代又一代。

老百姓为他建起了经纶阁、实圣庙、灵佑庙、忠应庙、遗爱庙、崇法寺、广利寺、王安石公园等纪念性建筑。

尽管历经沧海桑田，王安石女儿的墓早已无处寻觅。

呼啸呜咽的秋风里，似乎隐藏着千年前，一位父亲对女儿，一个父母官对老百姓，无尽的回望与思念。

■相关新闻

昨天，纪录片《变法名相王安石》开机仪式暨“赴千年之约 寻王公遗梦”——2015鄞州区文化毅行活动在鄞州区东吴镇文体中心举行。

《变法名相王安石》将用6集纪录片的篇幅讲述王安石波澜壮阔的一生，包括王安石担任鄞县知县时的其人、其事。

昨天，2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人士参与毅行，重走王安石当年的足迹，了解王安石与鄞州的深厚渊源。

记者 陈也喆 通讯员 续大治

一梦三年 王安石在鄞县

“最思东山春树霭，更忆南湖秋水波。”很多年以后，王安石仍在怀念鄞县东吴的太白山水。

鄞县的青山隐隐，钱湖悠悠，成了他诗里梦里，绕不开的影子。

公元1047年，26岁的王安石担任鄞县知县。三年后，他离开鄞县，也不过29岁。

他是鄞县历史上最年轻的知县。

三年里，他兴修水利，创办学校，治理钱湖；经历了初为人父的喜悦，也遭受了丧女之痛。

水色迷蒙，山色苍茫，林木葱茏，三年倏忽而过，却像一个悠长的梦。

记者 陈也喆 通讯员 俞岚

唯有幽花渡水香

溪水清涟树老苍，行穿溪树踏春阳。溪深树密无人处，唯有幽花渡水香。

——王安石《天童山溪上》

北宋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，26岁的王安石调任鄞县县令。

去往鄞县的路上，路过杭州，年轻气盛的他，登上飞来峰，写下诗句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”，后来成了传世名句。

他过姚江，舟行水上，山水江南令他赞叹：

轧轧橹声急，苍苍江日低。
吾行有定止，潮汐自东西。
山如碧浪翻江去，水似青天照眼明。
唤取仙人来住此，莫教辛苦上层城。

宋时的鄞县，地域辽阔，江河密布，濒临东海，却连年干旱。

王安石走马上任，向当地老农请教，才明白鄞县并不缺水，只是因为水道和堤防年久失修，不能蓄水，又无法排涝。

王安石生于临川，并不熟悉鄞县的地形，他决定登山临水，尽可能快地熟悉当地民情和地理。

他跋山涉水，日以继夜，十几天行程数百里，沿路劝导农民除杂草，浚湖泥，砌堤堰，置碶闸。

晚上，睡在寺院里；累了，靠在凉亭里休息一会儿；渴了，问老百姓要一口水喝，甚至掬一捧山泉。

他衣裳粗粝，不修边幅，不让人接待，也没有人认出他是当地县令。

谁也不会想到，堂堂一个县太爷，竟然在荒郊野岭里穿梭。

可是王安石并不觉得辛苦，沿途走来，他骨子里涌动的诗情，喷薄而出：

溪深树密无人处，唯有幽花渡水香。
村村桑柘绿浮空，春日莺啼谷口风。二十里松行欲尽，青山捧出梵王宫。

一个人的长途跋涉，孤苦艰辛，可是那些溪水、老树、幽花，一路陪伴着他，一切都变得诗情画意起来。

王安石是天生的诗人，但他想做一个为民谋福利的好县官。

回来后，他写下数百字的《鄞县经游记》。



王安石率领民众治理东钱湖雕塑。



王安石画像



县学寺

宁波第一所学校

治理东钱湖需要大量经费，一半的工程费用得向东钱湖的灌溉受益田户收取，可是这笔钱，对佃农家庭来说，难以承受。

王安石发现，在东钱湖的不远处，比如邱隘、五乡、潘火等地，有许多大财主，他们明明是受益户，却总是隐匿不报。

怎么办呢？

王安石百思不得其解。有一天，他看到有个妇人正在淘洗谷米，只见河埠头下，糠屑浮在河面上，缓缓地向下漂去。

他忽然灵光一闪，私下吩咐手下人在东钱湖的堰塘口抛洒大量谷糠，再命人去邱隘等地查看。

谷糠漂浮的地方，就是受益田户。如此一来，他不仅知道了东钱湖的灌溉面积，受益田户的负担也减轻了。

王安石还为鄞县做了一件大事，1048年，他将鄞县孔庙改造成学校，自此“鄞县始有县学”。

当时鄞县的县治设在三江口，孔庙在如今的第一医院附近，因此这也是宁波第一所学校。

他遍访当时的鄞县名士，请杜淳等学问深厚的先生来学校讲课，使鄞县乃至宁波的学风为之一变。

位高权重，能力出众，总有人巴结讨好，可是王安石偏不吃这一套。

有人送来一方砚台，一脸谄媚：“这个宝贝，呵之即可得水。”

王安石听了以后，笑着反问他：“纵得一提水，又能值几何？”

那人窘得无言以对，只好灰溜溜地收起砚台，起身告辞。

因为王安石清廉得有些不近人情，有人在背地里偷偷称他“拗相公”。